

乾隆英使覲見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六年八月印刷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清外史
叢刊之一 乾隆英使親見記) 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

原著者 英國馬戛爾尼

譯述者 江陰劉半儂

閱者 杭縣高野侯

行者 中華書局

刷者 中華書局

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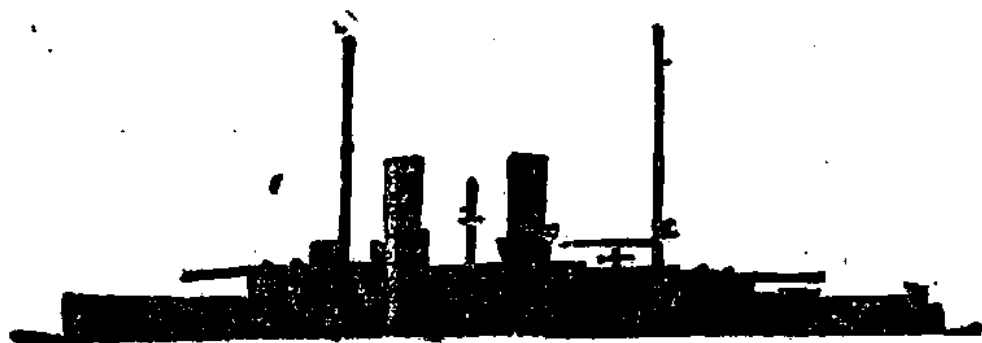
(一六九九)

自西人航海東來壯遊之士筆其聞見以告邦人子弟者馬可波羅西使紀遊之書曰
千五百餘種。不佞備餘涉獵。所讀亦六十餘種。於中批繹駁雜。肆爲妄談者居十一二。
而摭拾浮言。結構一本臆測者居五六。要皆西人所謂一點鐘之書。書朝出而夕。
諸拍賣之肆者也。外如卡爾女士慈禧寫照記。濮蘭德慈禧外紀之屬。書雖不多。而或
本躬歷。或根考據。類能剔抉隱闕。道人未道。以補正史之缺。此掌故之士之所珍。足以
流傳久遠者也。而吾尤愛乾隆英使覲見記一書。書凡三卷。英使馬夏爾尼自述。凡純
皇之政。見起居。內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曠。有司百僚之趨踰奔走。酬應供張之繁
縟。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罔不按其目擊耳食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請
家筆記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西人恆言歷史之學。乃置白首於青年之肩。使
以詔來者。客夏苦熱。吾初讀此書。亦恍如一白首老人坐吾旁。爲吾娓娓道
且而午。午而暮。不復覺熱之來襲吾體。是吾譯此書。文筆雖劣。而與吾有同
致。邊謂是書爲一點鐘之書也。尤有進者。濮蘭德清室外紀有言。英使來華。且派

公使推廣商業。議訂稅則諸事。中朝一不之許。但錫以文綺珍玩令歸。故英使所得文綺珍玩而外。僅有本人及隨員之筆記而已。吾則謂此筆記之直。重於文綺珍玩。爲倍萬而重於所求諸事者。爲倍亦百。蓋自有此書。而吾國內情。向之閉關自守。不以示人者。至此乃盡爲英人所燭。彼其尺進寸益。窮日之力。合有形無形以謀我者。未始非此書爲其先導也。吾昔主某報。嘗自西報譯一文曰。華人之古代。之冒險精神。爲美使柔克義演詞內言。十五世紀。明人與南洋諸島。交際已繁。甚有遠達非洲北部者。其堅毅果敢。殆不在西人之後。惜商人重利。不能屬文。間有受帝王之命。往求犬馬珍好。且以遊記進呈者。又復志在媚茲一人。所紀多荒渺無稽。參以神鬼怪異。閱之足令人大噁。而帝王悅之。謂其人多能。且加獎焉。是以華人雖自古卽與海外通。而其茫然於海外實情。仍如是也。柔氏之責明人者如此。彼有清一代。膺命出使者。奚止十數輩。所爲書。亦奚止十數種。而一觀其書。除庸龔筆記精核可貴外。勦襲陳說者有之。但紀宴遊瑣事者有之。已不能作。而令書胥爲之者有之。甚至某使懵懂不解事。出洋考政。懼無以復命。陰屬留學生數輩。爲撰遊記。而以千金易其稿。荒謬至此。亦能望其有裨國是耶。彼

西人紀吾國事之書。凡千五百種。中精確者。僅十之一二。然已弱人之國。而有餘吾國虛糜國帑。衆無數。不辨菽麥之星使。而其歸來。不過以無用之書。禍及梓氏。吾譯此書。不禁感慨係之矣。民國五年春。江陰劉復半儂父識。

乾隆英使觀見記



乾隆英使覲見記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禮拜六。吾船獅子號。自交趾支那之多倫海灣出發。向中國開行。同行者有三船。一爲印度斯坦號。較大。餘二船。一曰夏考爾。一曰克拉倫司。均二桅之小帆船也。十九日禮拜三。下午二時。中國大陸已隱隱可見。其方向則羅盤中之「東北偏北」也。二十日禮拜四。晨六時。下旋於辣得郎海口。余命史但頓勳爵。密司忒麥克斯威爾。甲必丹麥金吐司三人。登陸報告吾船抵埠之息耗。願以此時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譯者按。爾時交通機關。尙未大備。海外商船之來華營業者。不能如現時之川流不息。僅能按季往來一次。且必結夥同行。互相照應。故云然。）卽歐洲各國商人之營業於東方者。亦多在澳門。故報告而後。岸上未有若何之舉動。二十二日禮拜六。下午。史但頓勳爵回船。言得澳門消息。中國朝廷自得吾英特使臣來行覲聘禮之確耗而後。文武官員。均大爲滿意。乾隆皇帝亦以爲己身克享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將閉之候。而猶得一遠國如吾英吉利者。使使萬里來

敦睦誼。則其畢生之威名榮譽。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國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屬之船隻抵埠者。當以至敬之儀節迎接云。（譯者案。東華錄。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據洋商蔡世文等稟。有英吉利國夷人。噉啣。噉啞等來。廣稟稱。該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嗎嗎。噉啞。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語。並譯出原稟進呈。閱其情詞。極爲恭順懇摯。自應准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卽在天津進口赴京。但海洋風帆無定。或於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卽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妥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至該國貢船。雖據夷人稟稱。約於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風信靡常。或遲到數月。或早到數月。難以預定。該督撫等應飭屬隨時稟報。遵照妥辦。再該貢船到天津時。若大船難以進口。著穆騰額豫備小船。卽將貢物撥運起岸。並派員同貢使先行進京。不可因大船難以進口。守候需時。致有耽延也。將此傳諭各督撫。並諭郭世勳盛住知之。）二十八日禮拜五。向歸山島（譯音）駛行。因霧重天黑。與印度斯坦船及兩二桅小帆船相失。先是東印度公

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樂克滔駕一三桅帆船勉勵號駛往歸山島令其游弋該處候至六月三十日爲止俾與吾船相值三十日禮拜海面不見勉勵號船之踪跡遍問中國漁船亦鮮有見者此間中國漁船極多數以千計望之滿目都是碧波如鏡綴此無數小舟至足觀也吾船下旋後卽有一華人業領港者率其所屬上船參觀此人雖業領港願始終未見一船宏大如吾獅子船者故覺事事新奇稱譽不置（參考▲史但頓出使中國記曰吾獅子船體積既大建造復迥與華船不同故抵此之後一時人詭爲奇觀謂極海陸工程之能事矣爾時上船觀者甚衆擁擠不堪名狀船上執事之人初以自居客地不能施號令於地主聽其自由登船不加禁阻後以登船者多逗留徘徊不肯卽去而未及登者復呼噪欲上互相推擠不得已乃請彼輩看畢而後卽立時上岸以便後來者得登船一飽眼福此輩上船後雖各處隨意亂走不問有無禁入之地致船上水手大爲所苦然尙肯自守規則未有野蠻之舉動於中有少數之人狀貌粗蠢若全無知識者蓋下流社會也）後於艙中見壁間懸一中國皇帝之御容彼輩立卽俯伏於地以至恭敬之狀向地皮親吻數四（譯者按以意度之當是磕頭

而外人誤爲向地皮親吻。抑何可笑。——（參考▲史但頓出使中國記曰：彼輩向地皮親吻。起立而後。咸向吾輩作喜色。似謂教輩外國人。乃亦敬重吾中國皇帝。懸其像於船中。殊足感謝也。）七月一日禮拜一。吾船與印度斯坦號。曼考爾號。克拉倫司號。三船相遇。自上月十九以至今日。無日不雨。無日不霧。天色沉黑如晦。有時加以風警。航行至此。困苦已極。其中晴暢者。僅有一日也。三日禮拜三。抵珠山下。旋。——（參考▲史但頓記曰：克拉倫司船下旋未幾。卽有當地之文武官員數人。上船詢問一切。其中有一商人。略解英語。爲充舌人。余卽問曰：吾船到此。鳴砲七響。以爲敬禮。何岸上答禮之砲。僅有三響。彼言中國風俗。不論何事。敬禮之砲。以三聲爲限。三聲以外。卽爲政府所不許。余又問：吾船開砲時。砲口平指岸上。開砲則砲口向上。何耶。彼曰：砲口向上。爲防避危險起見。前此廣東某英國船。曾以開放敬砲之故。擊斃中國人二名。致開砲者。不免於刑。故吾輩小心謹慎。不敢以砲口平指。且吾中國風俗。砲口平指。唯有擊人平時用之。卽爲大不敬云。——吾卽遣史但頓勳爵。乘克拉倫司船。入城與當地官長商量。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爲吾船引港。以便開往天津。吾船停泊之處。蓋在城東。

五十英里許。七日禮拜。但頓勳爵回船。與二引港人俱。引港人言他種船隻均可直抵天津。獨獅子船體積太大。吃水太深。至廟島後。即不能再進。又言廟島地近登州。居北直隸海灣之入口。北直隸海灣淺而多砂。停泊之地絕少。自此往廟島約四日之程。云。史但頓勳爵亦言抵城後。得此引港之人。殊不易。謂與當地長官說明來意後。當地長官即曰。吾等權力。僅能令引港者導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復由次一口岸供給引港之人。如是逐節交換。至於末一口岸而止。史但頓曰。似此情形。曠時費日。於敵船殊爲不便。倘尊處無引港好手。能直導吾船至於末一口岸者。或寧波地方較大。商業較繁。必能具有此種引港之人。務請貴長官代向寧波雇用。長官一聞此言。即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飭各口岸優待吾船之通令。又恐不爲吾等辦理此事。吾船抵寧波後。向其上一級之長官言之。此當地之長官。必受譴責。乃立允爲吾船竭力設法。調查既久。始得二人。係前此自備船隻往來經商於天津各口者。令其擔任此責。即吾偕來之二人是也。（參考▲擺勞氏中國旅行記曰。吾初不料此間欲僱用一引港之人。竟艱難至此。當地長官既允。史但頓勳爵之請。立命兵丁多人。四出調查。有無往來天津之

人。有則拘之。至一古廟中。加以考驗。一時此古廟佛殿之上。擁擠異常。然大都不顧前
 往。容色之悲戚。見者亦爲下淚。考驗而後。多以不合格。一一遣去。則懽笑如釋重負。最
 後始拘來二人。經驗之深。爲同輩冠。願二人前此雖經營海上事業有年。今則以經商
 致富。不願復有此冒險之舉。一聞被選。立即向長官磕頭求恕。謂吾方業商。吾苟遠出。
 則商業必敗。而妻孥必餒。望長官憐而釋之。長官置之不理。斥言此係公事。若輩胡得
 推諉。今限汝一點鐘之內。登船服役。遲則治汝抗命之罪。二人知不可免。遂哭別妻孥。
 隨吾輩登船。然二人雖略有經驗。而於航海之知識與技術。則殊形淺薄。逆料此去
 船上引港事宜。仍當自行料理。此二人僅足略備顧問而已。（參考▲克拉倫司船抵
 珠山海港而後。擺勞氏以貪食未熟之水菓太多。致患霍亂吐瀉之症。其中國旅行記
 曰。余以驟感時症。往商當地長官。乞代辦阿片大黃各少許。以資調治。而長官慙慙異
 常。立延一中國醫生。爲吾調治。此醫生沉默寡言。見我之後。初不一問病狀。但以一手
 爲我診脈。兩目注視承塵。其診脈之。三指時。而此輕彼重。時而彼輕。此重。越十分鐘之
 久。釋余手言曰。足下此病。乃多食傷胃之物所致。余奇其言之神也。服其藥一劑而愈。

後此見人每稱道中國醫生。挾有神術。非吾西方醫生可比。而中國人復言中國習俗。男女授受不親。接手一事。社會懸爲厲禁。以是尊貴婦女之患病者。卽診脈亦在所不許。但以牽線診脈之法代之。其法病人臥於內室。醫生坐於外室。病人脈際繫一絲線。引至外室。令醫生執之。醫術湛深者。可卽線以知病也。十九日禮拜五。抵竹島。竹島吾嘗聞之。廟島則未之前聞。至是始知引港人之所謂廟島者。卽竹島之誤。譯者案。山東有竹島。亦有廟島。惟竹島近岸。而廟島孤懸海心。引港人之言雖誤。究未全誤也。夫以本國一重要海岸之名詞。此輩猶不能記憶無誤。則其航海之知識。已概可想見。無怪吾船離岸稍遠。或偶至海水較深之地。彼等輒戰戰兢兢。以爲不可。又無怪吾船破浪而進。不肯受風雨之阻。彼等輒搖首咋舌。視爲非常也。▲中國旅行記曰。船中自有此中國引港人二名。後遂致終日喧鬧不寧。彼等雖有一繩。以探測海水之深淺。顧膽小如鼠。往往極安靜之地。吾船過之。萬無危險者。彼等輒加以峻阻。以是船上執事之人。恆斤斤與彼等爭執。爲狀至堪發噱。平心而論。吾英執役於船上之人。多預先加以訓練。與以必要知識。且有一具高等知識者。統帶之。此輩則悉自下

流社會出身。知識既無。所可自信者。但有閱歷。雖其主張至覺可笑。而恆惴惴然。唯恐偶有失誤。亦不能深責之也。二十日禮拜六。自岸上得一新引港人。啟旋前行。數小時抵登州府。數日來。天氣變更無定。時而暴風驟雨。時而風定霧生。悶坐船中。至覺不快。入暮約當下旋三小時之後。登州府長官到船拜見。其人爲中國大員。一與我見。卽言兄弟已奉到朝廷命令。優待貴使。貴使苟有所需。第在兄弟權力所能辦者。當無不如命。倘貴使欲自登州府取陸路晉京。則車輛及一切裝運之事。當由兄弟擔任云云。余均領之。此人年事約三十五六。頗精幹善交際。與余瑣談雜事。歷二小時始去。神意無倦。以素未謀面之人。而周至殷勤。乃如老友。是亦不可多得者矣。二十一日禮拜登州府長官遣人送禮物至船。計牛四頭。豚羊山羊各八頭。白米紅米各五石。麥粉二百斤。蔬果各數筐。余受其禮。配以相當之回謝禮物。付其使者攜去。又有一引港老人。年鬢已七十許。亦登州府長官派至船中。聽候差遣者。此人言每當西歷七八九三月之交。北直隸海灣中。恆風平浪靜。吾船此去。可無險阻。又言爲吾船駁運行李禮物之船。隻今已停泊大沽口。此處吾船到口。卽可改登駁船。開往天津。好在各船堅固宏大。

不虞船中什物之損壞。醫藥也。二十三日。禮拜二。吾船在北直隸海。人夏。北直隸海灣爲黃海之一部。風浪甚靜。一如彼老引港人之所言。黃昏時。吾船與勉勵號相遇。此船抵澳門時。東印度公司之主事者。不知吾船抵澳門之時。亦須暫泊。因以信札付勉勵號。令其逕行北駛。俾於吾船未抵天津之前。在中途與吾船相遇。及吾船抵澳門。勉勵號已於數小時前北駛。吾船遂與勉勵號相失。至是始遇。二十五日。禮拜四。晨起。日甫出。卽見吾船四周。有中國船無數。大小不等。所佔面積。可二三英里。吾因問引港人。此地何地。去天津之口岸。（指大沽口）爲程幾何。引港人未能明答。而余見遠遠檣桅叢密之處。南北兩旁。均有樹木家屋。隱然可見。以意度之。彼處必爲直達天津之河道之出口處。與吾船相距。爲程不過九英里。顧不審吾所料果否無誤。乃命康倍爾大副及密司忒許德南二人。乘憂考爾船前往探取息耗。傍晚二人歸。始知吾料果不謬。且言渠等到口之時。卽有下級華官數人。上船詢問。及知此船乃隸於英國欽使部下。華官立請彼等上岸。與兩大員相見。此兩大員已駐節彼間多時。日盼余至。故一見二人。多異常欣忭。待以殊禮。且細問英國欽使及欽使部下各員情形。凡各員之職位品

格性情年歲。以及此次帶來之禮物。獅子船及各屬船之形式駛力。莫不一一縷問。且令一書記傍侍。將二人答語。筆之於書。二人別時。兩大員言目下岸上各事。多已齊備。一俟獅子船抵灘。 (獅子船過大。不能傍岸。只可駛抵沙灘而止) 當由兩大員躬至船上。候英國欽使安好。又言目下獅子船去灘不遠。為程不過三海里矣。二人復言默觀華員神氣。咸料吾船此次帶來之禮物。必大有可觀。而吾船所備者。實為數無幾。萬一進呈御覽時。乾隆皇帝不能滿意。則吾輩此行。結果必不能十分圓滿。史但頓勳爵亦謂曩在澳門之時。嘗與一紳士閒談。此紳士來華已久。熟悉東方情形。因問欽使此次東來。攜有禮物若干。史但頓舉船中所備者告之。紳士曰。似此恐不免令華人失望。職是之故。余乃與史但頓會商。添加禮物之法。願所加之物。既欲求其珍貴。又當以吾英國產為限。而萬里東來。所攜有限。勢不能復回本國而取之。不得已。調查船上各員自備品之珍貴者。照原價估之。借作公用。計得二物。一為大望遠鏡一具。密司忒勃郎所有一為潘克氏製大靈司一具。 (靈司為光學中凸凹鏡之總稱。此言潘克氏所製靈司。想係用凸鏡或凹鏡製成之一種器械。具有特別功用者) 甲必丹麥金吐司所

來華。意將奇貨居之。鬻諸華商。吾恐此物一入華商之手。則達官親貴。必輾轉求之。終至貢諸乾隆皇帝而後已。果使此物仍爲乾隆皇帝所得。則同是西方貨物。皇帝萬幾之暇。取吾英所進禮物。與此物比較之。吾禮物優美之光華。必爲此物所掩蔽。而皇帝心中。亦必謂英國國家見貽之品。奈何反不如吾臣下之所貢。如是則吾此番出使之榮譽。必爲之稍減。而於吾英國國家之光榮。亦所關非細也。故余與甲必丹熟商。移購此物。置之禮物之中。自謂禮物中有此二物。北京雖大。而所藏西洋精美之品。殆無有足與相埒者矣。入夜。余以登岸之前。有種種急應與華官斟酌佈置之事。而入國問禁。吾盲於中國習俗。凡關於儀注一切。尤不得不先有人爲余探詢。因復遣許德南乘勉勵船登岸。與華官接洽。二十八日禮拜。有下級華官數人來船問安好。且言岸上各事。現已佈置就緒。有駁船多艘。已在沙灘恭候。尙有多艘。定於明日開至沙灘云。三十日禮拜二。密司忒許德南乘勉勵號回船。自言承辦各事。已一一接洽妥當。又言當勉勵號傍岸停泊之時。曾有華官多人上船詢問。汝等有鐘表及刀劍出賣否。許德南辭以